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增補註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三

唐

中宗皇帝

〔庚寅〕嗣聖七年

是年九月周武氏天授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

補闕薛謙光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間風化所係今之

選人咸稱寬舉奔競相尚諛誅無慚至于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虛文豈足濟時善射何能克敵要在文史察其行能武吏觀其武略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闕唐官與拾遺俱屬門下省掌諷諫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

高祖子

于和州以侯思止

醴泉人

王弘義

衡水人

為侍御

史思止素詭譎無賴告刺史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

貞嘗杖一判司判司即使思止告之元名

廢徙貞遂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

神羊也別曲直楚王獲之以

為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服之見後漢書輿服志

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亦素無行

以告密

弘義嘗從郿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跡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

太后擢為殿中

侍御史思止弘義奏置制獄入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

口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

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

名弘敏以字行文通之孫杜景儉武邑人唐書作景儉通鑑考異曰實錄筆誤新書因之今從舊

紀統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不施

杖者衆共斥之追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及為司刑丞酷吏所誣搆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公正直甚敬憚

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尙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李日知

榮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

當代唐爲閻浮提主胡三省注釋氏以人世爲閻浮提制頒天下尋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穎密子高祖孫等十四人通鑑作十二人今依唐書改又綱目于是條

賢三子光順封義豐被誅不書年月守義封桂陽薨守禮嗣雍王幽宮中後出外通鑑光順于天授二年與守義守禮同幽於是年又書鞭殺故太子賢二子所載互有不同今于是條依唐書不書殺

賢二子于明年光順幽宮中條仍依通鑑唐之宗室于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

神都侍御史傅遊藝衛州人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武氏綱目武氏

氏革命後目仍書太后今以目從綱俱改稱武氏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于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

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武氏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改

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

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妣姬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以武

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士驥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爲郡王以史務滋

深陽人

爲納言宗秦客檢校內史傳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

客秦

潛勸武氏革命故首爲內史尋坐賊貶黜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明年九月遊藝所親告遊藝夢登湛露殿下獄自殺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

亡略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武氏以爲竭

忠事主可汗

十一月

周爲正月綱目以唐正紀年故仍書十一月

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武氏受尊號于萬象

神宮旗幟尙赤改置社稷于神都納武氏神主于太廟以唐太廟爲享德

廟

止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

改唐崇先廟

垂拱四年立

爲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

帝

〔辛卯〕八年

周武氏天授二年

春正月

周說爲三月

帝在房州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

先是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

丞周興與神勣通謀武氏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

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

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

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刻尤甚。尋亦爲武氏所殺。

秋八月。周改義豐王光順賢故太子等姓武氏。幽之宮中。光順與弟守禮守

義及豫王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

周以武攸寧兄士驥孫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武氏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

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武氏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汴州浚儀人。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字明師。先是鳳

閣舍人張嘉福修武人。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

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

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爲款并殺之。武氏詔慶之曰。

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

氏爲嗣乎。武氏不從。慶之屢求見武氏。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乾安人杖

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

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于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

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武氏亦以爲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

綱之孫

初武氏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

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壬辰〕九年

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

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先是武氏遣使存恤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

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

給事中

次郎

員外郎

御史遺補

拾遺

校書

郎試官自此始

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翌脫校書郎有舉人

謚何恤人言武氏雖謚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權推擢其俱反把也推吐雷反轉也言授官之泛如用把推轉也翌脫翌同碗言官不得人如碗脫模相似無異也

周以郭霸

舒州同安人唐書作弘霸通鑑從舊書

爲監察御史

霸由寧陵

注見前

令召見自陳往討

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氏大悅遷監察御史時號

四其御史

蜀秦詔誤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補記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等爲縣令。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

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字承貴。趙州柏鄉人。謀

反。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

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

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恭仁從孫。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

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書冤狀。置綿

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

以聞。武氏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

清陽人。彥璋子。亦爲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武氏。問

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

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氏

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于拷掠矣。武氏

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于是出此七族。知古仁

傑。宣禮。元忠。獻皆貶縣令。流行本嗣真于嶺南。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先是昭德密言于武氏曰。

魏王承嗣權太重武氏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姪乎武氏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于武氏武氏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昭德特武氏委遇顯專權使氣已而爲鄭

信所奏貶南賓尉南賓隋縣唐天寶中改靈山今縣屬廣東欽廉道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

名諱以字行朝邑人于驩州今安南國

武氏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

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

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

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益衆武氏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

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武氏知其枉

尋復召之

補闕朱敬則上疏曰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難無善迹促柱少

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聖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榮哉武氏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相矜以虐人非木石苟求除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武氏頗采其言制獄稍衰朱敬則字小連毫

州永城人

九月周更以九月爲社

冬十月周遣兵擊吐蕃取四鎮

初王孝傑

京兆新豐人

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

皆敗沒事見前，孝傑後竟得歸。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

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即新強焉耆縣，四鎮敕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將兵擊

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都護于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戶婢團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于皇嗣，乃譖皇嗣

妃劉氏及德妃竇氏即元宗母，後追諡昭成皇后，為厭咒。武氏殺之，瘞于宮中。莫知所在。

德妃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為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

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鼻熟寢，武氏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武氏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璿字令璋，思廉孫之請也。

【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

師德謂曰：「吾弟兄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

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

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之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

待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武氏聞之令輦入宮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皇嗣由是得免

三月周侯思止以罪誅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仗殺於朝

堂

胡明年王弘義亦以罪流瓊州詐稱追還至漢上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殺之瓊州唐置今廣東瓊山縣

秋九月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作七寶金輪置之殿

〔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爲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寇靈州武氏以僧懷義爲總管討之懷義未行突厥退而止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周鑄天樞武三思請鑄銅鐵爲天樞刻武氏功德立于端門之外銅鐵不

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明年四月天樞成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三思爲文武氏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後開元二年毀之銘其銅鐵歷月

不盡

冬十一月周明堂火。武氏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爲空。

會御醫沈南璆。亦得幸于武氏。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一夕皆

盡。時方酺晏。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武氏將從之。姚璿曰。明

堂布武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天堂明堂。越二年成。號曰天堂。因改元

萬歲。又鑄銅爲九州鼎。神功元年成。及十二神牛之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

武氏以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徵幸。一也。海內具條。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于耕

服衆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伯遷代太速。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愼賦。以刺

時見志。爲劉知幾。字子玄。彭城人。

〔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周僧懷義伏誅。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

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寧帥壯士毆殺之。焚其尸。

冬十二月。周爲臘月。說見前。周安平王武攸緒。惟良子。棄官隱嵩山。攸緒少有志行。恬

澹寡欲。求棄官。隱于嵩山之陽。武氏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

游巖壑。冬居茅椒。以茅與椒編室。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

耕種與民無異

〔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注見前周遣兵擊之大敗營州契丹松漠今熱河圍場縣及內蒙古克什

克騰地都督李盡忠貞觀中契丹酋長窟哥舉部內屬詔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都督賜姓李氏盡忠窟哥之孫也及歸誠州刺史

孫萬榮契丹大酋孫敖曹之孫舉兵反陷營州殺都督趙文翽文翽剛復契丹僞不厭給視酋長如奴隸故二人怨而反

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爲前鋒所向皆克旬日間兵至數萬武氏遣

將軍曹仁師擊之戰西硤石唐書地理志平州有東硤石西硤石等戍周師大敗周師至幽州契丹遣老弱迎降故遣老牛瘦馬

于道側仁師等將騎兵輕進契丹兵橫擊之生擒二將軍士卒死填山谷鮮有脫者于是武氏以建安王武攸宜爲清邊道大

總管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畀主直悉發以擊契丹明年三月總管王孝傑與契丹戰東硤石敗死攸宜

軍漁陽不敢進

秋九月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安陸人紹之曾孫時欽明兄欽寂爲討擊副使

與契丹戰亦被擒契丹圍安東即安東都護府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欽寂謂

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突厥殺之後默啜

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

將引精兵夜襲突厥營城中無諭其意者未幾亦遇害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

名震以字行魏州貴鄉人

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

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爲邊患則東

侵甘涼豈肯規利于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

元振上疏以爲斷不可許當以計緩之

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爲邊患必深

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

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

附歲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

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于徭戍早願

和親欽陵利于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

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斯亦疑閒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

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爲魏州刺史

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

領其衆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衆攻

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

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爲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

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爲殿中侍御史

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

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

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生死

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于上酷吏恣虐于下而徐公守死善道幾陷囹圄數掛網羅

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一月周殺其箕州

本隋遼州唐更名後復舊今山西遼縣

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

餘人

明堂

高宗時分萬年縣置長安中省

尉吉頊

河南人

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

俊臣先貶同州參軍尋召爲合宮尉合宮縣高宗分河南縣置尋省

使上變告之武氏使河內王武懿宗亦士驍兄孫推

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于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

謙人敬元孫

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

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

周以張昌宗

義豐人行成族孫

爲散騎常侍張易之

昌宗兄

爲司衛少卿昌宗易之年

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于武氏常傅朱粉衣錦繡賞

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

皆秦客弟

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

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立突厥默啜爲可汗 默啜請爲武氏子并爲其女求婚武氏遣閭

知微萬年人立德之孫田歸道長安人仁會之子册拜默啜爲遷善可汗知微見突厥舞蹈歸

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初唐處突

厥降者于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穀種繒綿農器鐵姚瑯楊再思請給之鳳閣侍郎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嶠等固請乃悉驅六

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益彊楊再思原武人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

已而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于武氏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師德副之將

兵二十萬擊契丹既而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至懼而南遁契丹遂居趙州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馮翊人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

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于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

族誅之

周殺其監察御史李昭德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依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

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

昭德由南賓
尉召爲御史

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

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

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

時爲內史

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

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搆良善賊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

哉武氏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

噉其肉須臾而盡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初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于柳城西北依險築

城留其老弱婦女使人守之自引精兵寇幽州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

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衆降

于突厥

武氏以契丹初平命武懿宗妻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延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能勝苟以求生而已

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于草野誣誤之人爲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曰此皆曾從請悉原之武氏從之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爲肅政中丞

武氏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

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興

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

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

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武氏復召爲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事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歷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

傑從容言于武氏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

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

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耐姑

于廟者也武氏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

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

預知乎因勸武氏召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

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

振矣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

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大有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

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